

| 搜狐 原创频道首发作品 |

冉祥熙 / 著

水牛坟



打开这部书，就打开了一扇历史的轩窗，它能使五零后留恋人生的辉煌，六零后重温童年的梦想，七零后了解父母的辛劳，八零后珍惜美好的时光……

——中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 高 振

黄河出版社

水牛坟

—— 谨以此书献给母亲的同龄人们！

冉祥熙 / 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宪峰 装帧设计◎ 艺 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牛坟 / 冉祥熙著. —— 济南 : 黄河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60-0455-6

I. ①水… II. ①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4920 号



书 名 水牛坟
作 者 冉祥熙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发行部 (0531)82058166 82904707
印 刷 济南红河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毫米) 1/16
31.375 印张 5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60-0455-6
定 价 52.00 元

历史的轩窗(序)

之振

冉祥熙生在罗庄,长在罗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他带着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来到临沂作家协会时,我感到很惊讶。

一个农民,生在六十年代末,生在一个人口众多的贫苦家庭,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能剑指长篇小说,不得不叫人感觉到他身上潜藏着一些力量,文学的力量,艺术的力量,追求理想的力量!

《水牛坟》这部长篇小说,主题鲜明,立意高远。作者立足家乡,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紧扣时代脉络,诠释人间冷暖。小人物有清猪圈的残疾人朱二木,大人物有公安局刘局长;世间小人有偷窥女人的,英雄用武有见义勇为的。作者塑造了近百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打开书页,一股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个个鲜活的农民形象姗姗而至……

浓郁的茶叶清香,清纯的山乡姑娘;潺潺的沂河流水,清秀的石鼓山冈;雪地里父老乡亲的热情,寒冷中少妇村姑的温馨。这些

久违的苦难与温情，让生存在喧嚣都市的人们享受一下乡村的亲幽，让生活物欲横流中的人们重温一下几十年前的淳朴。打开这部书，就打开了一扇历史的轩窗，它能使五零后留恋人生的辉煌，六零后重温童年的梦想，七零后了解父母的辛劳，八零后珍惜美好的时光……

《水牛坟》这部小说里既没有大善大恶的人物和历史重大事件，也没有让人心情激荡的恢弘场景，作品故事情节却跌宕起伏，令人爱不释卷。掩卷以后，书中的人物更是历历在目：郑秋分忍辱负重，跟了个丑陋的朱二木，却敢大胆追求爱情，而且敢于创业。她在矛盾中挣扎，在痛苦中煎熬，但是她从来不对生活失去信心，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能坚强地挺立着。她是个普通的农村女人，身上有一股比男人还强大的力量，有一个比男人还宽广的胸怀。朱金波为了两窠子小麦，帮别人把郑秋分骗到庄里，跟了丑人朱二木。从那以后，他就陷入了人生愧疚，陷入了感情的泥沼。他爱郑秋分，又害了郑秋分，每天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受折磨，他心力交瘁。他是个能人，年轻有为的生产队长，对待工作从来都是雷厉风行、咬钢嚼铁，种稻子种得全县出名，农业生产更是处处第一。可是对待感情却是吱吱呜呜，不知所以。他错过了城关公社苗红姑娘的真情；误解了本村姑娘张玉雪的真心。他有一己之私，不仅贪图眼前利益，还在婚前和郑秋分有了河边风情；但是他又能够看大局、解大事，关键时刻见义勇为。他见自己的恋人被别人夺走没有勇气争回来，可他见自己的恋人被骗怀孕却能忍辱担当，替恋人承担舆论的压力，替情敌抚养孩子。他当了英雄的时候正和寡妇姘居，他见了记者求人家不要采访，怕薄了庄邻的面子；他把劫匪一脚踢倒，帮助公安部门抓住歹徒，却要去歹徒家找人家父母赔礼道歉……

朱金旺是另一种人，他热情工作，却私欲不断，他安于现状，却

梦想飞黄腾达。权利给予了他,他能风风火火地搞好工作,同时也敢利用有利条件调戏妇女。他在生产队的大船上顺风顺水,得意洋洋。可是变革来到面前时却麻木不仁,墨守成规。他不想变革,每天沉醉在昨日的辉煌里;但是,他能从变革中嗅到有利于自己的味道。政策放宽了,他没去想怎么发家致富抓经济,而是想到怎么接近女人耍流氓。有利条件没用在工作上,却纵容儿子。他的话“偷公家的东西不算偷”,教育出一个抢劫杀人的单纯青年。可怜的朱向阳,在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当兵替他改大了年龄以后,浑浑噩噩中走进银行,抢了两万元现金,一头拱倒了一个老工人,造成误伤,成了抢劫杀人犯……家庭教育环境决定着孩子的未来与命运,读到这儿,人们不得不回想一下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是会出问题。

农民进城,表现出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几十年前,有一位农村母亲,她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城里去生活。这个人就是张玉雪的母亲刘金凤。因为渴望城里生活,因为想跟着女儿去城里享福,她误导了张玉雪,致使张玉雪怀上了知青周海滨的孩子以后,被周海滨抛弃……

其他人物大都个性突出,让人难忘:对生活绝望的王仙株,面对周围环境无奈至极,自焚的大火不仅焚烧了四个人的生命,也在炙烤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社会桎梏。出走的张玉德,带走了自己的希望,留下了家人的痛苦。盲流时代,他的出走,开了中国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主力军的先河。人物众多,恕不赘述。

作品结构严谨,故事曲折但不零散,十几年的时空跨越,同时追述了几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但是结构衔接十分巧妙,几乎看不出有多少刀劈斧凿的痕迹。

作者很注重细节描写,从朱金旺到砖厂吐到地上的一口痰,不由得让我想起路遥的《平凡世界》中刘福堂的那口痰。这简单的

细节描写,让人物变得活灵活现。也是这些细节描写,让我感觉到,《水牛坟》这部作品通篇渗透着路遥先生的遗风。由此看出作者很有创作潜力。

如果不是作者生活经历丰富,观察细致入微,就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作品描写生动贴切,作者思考聪锐敏捷。

同时作品中不乏缺点错误,由于作者没有接受过正规文学培训,遣词造句有些欠缺,文字功底还需历练。感情描述,需要细微,更需要含蓄。

二〇一三年五月

(高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山东临沂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历史的轩窗(序)	(001)
----------------	-------

上卷 柳汀

第一章 哭泣的龙泉	(003)
第二章 雕花床	(019)
第三章 喊来的厄运	(042)
第四章 五味	(069)

中卷 月影

第五章 牛魂	(121)
第六章 水火交融	(168)
第七章 冷月	(233)
第八章 雨中的斗笠	(271)

下卷 雪陨

第九章 冰冷的热馒头	(305)
第十章 磨系和淹子	(334)
第十一章 没有轨迹的曲线	(370)
第十二章 谁在纵火	(400)
第十三章 杀人的泥手枪	(430)
第十四章 踹出来的烦恼	(456)
第十五章 一声枪响	(472)

上卷
柳汀

第一章 哭泣的龙泉

“死母！想牙猪呢，太阳晒着个骚脰还不起！！”

听了大嫂的骂声，郑秋分打了个寒战，心扑扑直跳，泪水湿了眼眶。

“你望你那浪样，肿脐子也不给你找牙猪，急死你个骚货！”大嫂仍在院子东边磕着猪食槽骂。郑秋分低着头默默地走着，任凭大嫂叫骂不敢吭声，溜着墙根进了大哥家。

大哥坐在桌子前喝稀饭，嘴在碗边吸得噓噓直响，见妹妹回来了，忙把手里的半碗瓜干汤放在桌子上，轻轻地推过来。郑秋分往锅里看了看，锅早刷净了，刷锅水大约已经倒进猪食槽里。

“吃吧，不会早起点呀！”大哥压低声音说。

郑秋分咽了口唾沫，坐下，看着大哥推过来的半碗瓜干汤发愣，泪珠滑过脸庞落在衣襟上。

搬到婶子家住的第一天郑秋分就睡过了头。住在婶子家里，她的心静下来，时间的尘土被拂去，脑子里跳出了小伙子的身影、脸庞和清晰的目光。二哥结婚那天，郑秋分忙着从家里往外走，经过门槛时和一个小伙子相遇。她看了小伙子一眼，脸腾地红了，退了一步；那小伙子看了她一眼脸也腾地红了，向后退了一步。后来，她听说那小伙子是二嫂的表弟。二哥结婚后，郑秋分再没看见过他。

想到那小伙子，郑秋分翻来覆去睡不着，迷迷糊糊中，她走在一条弯曲的小

河旁,那河水碧绿碧绿的,河中间有一块空地,地上开满鲜花。

郑秋分一觉醒来,已是日出三杆,空中阳光熠熠,地上树叶冉冉。她走出屋门,正巧婶子收工回家吃早饭,关切地问:“睡醒了?”

“您不叫俺,误了早晨的工分。”

“你睡得那么香甜,俺怎么舍得叫,不就少挣一分工吗,在俺家吃饭吧!”

“俺还是去大哥家吧!”郑秋分说着出了婶子家急忙往回走,走到大门口听见大嫂的骂声,她忍气吞声地咽下哥哥推过来的半碗瓜干汤去上工。

中午,空中飘来几片云,下了一阵小雨。这个季节生产队里活不多,队长告诉社员下午可以不上工。收工以后,郑秋分不知自己该去哪儿,犹豫了一阵,回大哥家。来到大哥家里,她舀起半瓢凉水泡了两个干煎饼吞到肚子里,挎起架筐子出了门。

雨停了,没有风,空气闷闷的。

郑秋分顺着山沟沟往下走。生产队田地头的草不能割,那是集体财产。要割草得去悠悠河边,那儿离生产队的土地远一些,没有人管。

微风调皮地抚弄着姑娘的秀发。郑秋分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欢乐爬上眉梢,她边走边哼起《沂蒙山小调》:

人人那个都说哎,

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

好风光……

山沟沟里到处都生长着不知名的杂草,开着各色的小花。这些花草,没有雨水时蔫了吧唧的没精神,一旦天降甘霖就立马昂起头、直起腰,顶起鲜艳的花朵。雨后的草丛是蟾蜍、青蛙的世界,偶尔有条小青蛇游走着,看见人就像是小偷看见警察,吓得急忙逃窜。郑秋分边走边哼唱着,树叶上的雨水滴落在她头上、脸上、身上,清爽怡人。

悠悠河水急匆匆地流淌着,撞击在河床上发出悦耳的声响。树上的雨水落在河里溅起小小的涟漪。那小河水像是急着赶庙会的姑娘,不愿意留恋途中的风景。雨后的山谷,清新、空荡、远处传来几声鸟叫,声音那么清脆悠扬;溪边爬出数只螃蟹,看见郑秋分又退回到水里,每只都带着含羞的模样。郑秋分溯河而上,目光在岸边搜寻,寻找芳草的踪迹。

终于,水光山色中出现了一抹嫩绿,那嫩绿在小河的转弯处。郑秋分来到近前,挽起裤腿趟到对岸。她站在草地上向东望去,那儿是她来时的路;向西北方

向看,山谷的尽头堵着另一坐山,那山头晶莹碧绿,像一堵翡翠做的影壁墙让山谷改变了方向。

郑秋分蹲下身子,挥舞起镰刀。

云在空中飘舞着,像是接到调令的士兵,急匆匆地向同一个方向聚集,不知聚到哪儿又会下起一阵雨。

郑秋分把架筐里割满青草,双手挟着回到河北岸,坐在山石上休息。小河边山石嶙峋、杂草丛生、矮树婆娑、百鸟争鸣。郑秋分休息了一会,发现自己将镰刀落在了河对岸。

郑秋分趟回到南岸时,太阳露出了笑脸,山谷明朗起来,水珠附在草叶上晶莹夺目。小河水在阳光反衬下流光溢彩,满河流淌着珍珠玛瑙。粼粼波光中有个男人正在洗澡,那宽肩厚背半蹲在溪水里。

郑秋分急忙回到北岸,躲在山石后面,脑子里浮现出大嫂骚情哥哥时发出的声响。

郑秋分猫在山石边不敢动。那人洗澡的地方是她回家的必经之路,她只好等待,等那人走了才能回家。

过了一会儿,郑秋分直起身子,透过树丛间的缝隙向下游望去,不看则已,一看,心跳得更厉害了。洗澡的人站了起来面向阳光,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裸露在她的视野里。是他!郑秋分认了出来,那人是二嫂的表弟,是她常想起的人。

那强悍的躯体,魁梧的身材像烧红的铁块在郑秋分脑子里烙下深深的印迹。她坐在地上,双手按住胸口,起伏的胸脯里那颗躁动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郑秋分将镰刀掖到架筐上,不敢再看,可她控制不住自己,因为那是她日思夜想的人。郑秋分烦躁了一阵,站起来向河里望去,那儿已经没了人影,她看着空荡荡的河床发愣……

山鸡扑棱着翅膀飞向远处。郑秋分回过神来,她蹲下身子,叉开双腿,左手把住筐架,右手去扣筐底,想把草筐举到肩头。郑秋分将右手伸到筐底下,一把攥住一个圆润润肉乎乎冷飕飕的东西。她低头一看,尖叫着退出老远,差点掉进河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脸色蜡黄,软在地上。

郑秋分的尖叫声在空谷里回荡。一个小伙子顺着声音从远处跑来,见郑秋分呆坐在地上忙问:“怎事?”

“ch…ch…ch……长虫!”郑秋分指着草筐说。

小伙子将草筐提起来。那条花斑蛇还盘在那儿,它见有人来犯,瞪起眼睛,吐出舌头。小伙子伸手捏起蛇尾巴,在空中舞了几圈扔在山石上。那蛇变成了软

面条，顺着石坡溜下来，没了声息。

“嗨！”小伙子说，“你是郑家疃俺表姐夫的妹妹吧？”

“你，记性还不赖！”郑秋分坐在地上羞涩地点了点头。

小伙子走过来，大大方方地将郑秋分拉起来。

“你，胆真大！”郑秋分不敢看小伙子收回目光说。

“不就根长虫吗？”小伙子声音有些颤，大胆地看郑秋分说。

“可吓死俺了！”郑秋分看了看只穿着裤衩的小伙子，想起刚才河里的情形，脸红到脖子根。

“这东西，只要你不怕它，它就怕你，你要是跑，说不定它会跟着你追呢。”小伙子俨然一个大哥哥的样子，低头看郑秋分，目光落在姑娘脸上。

“俺听说长虫会报仇？”郑秋分莞尔一笑，目光也不再那么羞涩。

“那是哄小孩玩呢，你也信，小孩似的！”小伙子反倒害羞起来，目光移到远处的树上，树枝上两只斑鸠正在耳鬓厮磨着。

“俺都十九啦！”郑秋分偷偷地看小伙子。

“反正是比俺小，得叫俺二哥！”小伙子说着话比刚才更像个男子汉。

“二哥？”

“是呀！俺在家是老二，又比你大……”

“二哥！”郑秋分轻轻地叫了一声。

小伙子忸怩起来，没好意思答应。

“俺送你家走吧，这么远的路，什么时候才能把草筐扛回去。”小伙子说着将草筐扛在肩上。

“你来这儿干什么？”

“沟南这片山是俺大队里的，俺在这儿看山！”

“刚才，俺割了那边的草……”

“没事！”

橘黄色的阳光洒在山谷里，洒在小溪旁，洒在两个年轻人身上。

晚上，婶子对郑秋分提起一个人，那人是大山爷爷表侄的孩子，大山爷爷托婶子说这事。小伙子二十一岁，很能干。郑秋分低下头，她知道婶子要说什么。她的伙伴麦妮子、大米妞比自己小一岁都定亲了。婶子说，女孩子终归是人家的人，没有一辈子在娘家的，跟着哥哥更不是长久之计。郑秋分听了没说什么。婶子知道姑娘害羞，就把话题放下了。

郑秋分又梦见一条小河，那是条碧绿的小河，她走在小河中间的空地上。她

看见“二哥”走在前面,想追上去和他说几句话,可怎么也追不上。郑秋分绊了一脚掉进河里,打了个哆嗦,从梦中醒来。

她想起婶子提起的事,担心大山爷爷管这件事,那样她就没有办法回绝,因为大山爷爷对她和两个哥哥有太多的恩情。

二

俗话说得好:人家的庄稼好,自家的孩子好。大山爷爷看见自己的儿子却是足鼻子足眼,浑身不舒坦。

大山爷爷的儿子郑跃进是郑家疃大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山爷爷之所以看不中这个儿子,是因为他硬从郑家疃大队弄出地主分子来。大山爷爷劝告儿子,“咱这郑家疃大队祖祖辈辈都是穷苦人、都是贫下中农,没有什么地主分子。人家郑满堂临解放时才花尽了家当置了二亩地,不能划成地主分子!”郑跃进听了大山爷爷的话说:“这是政治,你不懂!”

大山爷爷是听不懂儿子的话,他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可他知道,郑满堂一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才买了二亩地。地置了没几年,老两口拉肚子先后离开了人世,只剩下儿子郑高寿。郑高寿并不像他的名字,没有高寿。一年冬天,郑高寿到山上打猎,掉下山崖摔死了;又过了几年,郑高寿的女人也因破伤风撒手人寰,撇下三个孩子相依为命。几辈子的苦命人,哪里是什么地主分子。大山爷爷不管儿子那套,他心疼那三个孩子。前几年,他带领父老乡亲在山腰开出一块平地,为仨孩子盖起四间房子,垒起个小院。那房子用石块砌墙,茅草苫顶,冬暖夏凉。后来,大山爷爷求亲告友、东西张罗,为俩孩子说了媳妇,娶了亲。现在两个男孩子都成家立业,没有断了郑满堂的香烟后代,他总算对得住那位苦命的老哥哥了。

就这么个多灾多难的人家,郑跃进硬是溯根求源将郑满堂说成地主,郑满堂的两个孙子一个孙女成了地主的后代,三个孩子被弄得在庄里抬不起头来。看着三个可怜的孩子,大山爷爷气得骂郑跃进。郑跃进不听他老子的唠叨,依然我行我素,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胡作非为。看着越来越不像话的儿子,大山爷爷无可奈何只有叹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沂河中游的凤凰山上,层峦叠翠中到处都有形状各异的小石屋。这些小石屋或垒在山腰,或建在沟边,或就着一棵大树下的平台作基础半隐半现地落在山路旁,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居住在这儿的农民却过着艰

辛的生活。

大山爷爷的小石屋建在凤凰山主峰——龙泉峰下面。小屋依势而建,后面立着块巨石。巨石坚挺而且光滑,两丈见方,三尺来厚,南高北低。一棵大枣树生长在巨石后面,树干粗壮、弯曲、充满着力量,树根裸露着,像巨龙的爪子牢牢地抓住山石泥土,岿然不动。每年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石屋周围经常聚集着灰头土脸的孩子,这些孩子瞪着渴望的眼睛盯着枣树。

小石屋檐头不高,没有安装屋门,门口用一排秫秸扎起的把子堵着。秫秸把子密密麻麻地勒在三根细树条上,形成一个活动的门扇,当地人称其为“把了门子”。石屋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一脚踏进去,一股烟油子味会扑面而来,停顿一下,才能看清楚屋里用石板搭起的桌子、凳子,另外还有一张木床。石桌上放着手头常用的家什。由于缺少食用油,锅和勺子都生着锈。勺子水瓢把被磨得油光瓦亮,所有的家具都铭刻着岁月的痕迹。木床靠西山顶北墙支着。北墙正中间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毛主席像。东山墙上挂着一卷黄烟叶,烟叶的梗拧在绳扣里,一道一道地卷起来,两头细,中间粗,活像一个放大的织布梭子。

烟叶是大山爷爷最珍惜的东西之一,人生中的许多坎儿,都是烟叶陪着大山爷爷走过来的。自从老伴过世,烟叶就成了他的女人,不论长夜还是永昼,酷暑还是严冬,烟叶总是伴随着他。大山爷爷常说:“只要有一口气,俺就不能不吸烟!”

大山爷爷的生活十分艰辛,冬天只穿两件棉衣,夏季只有一条裤衩。春秋时节,把棉衣里的棉花抽出来只穿表和里子。穿棉衣时草绳是纽扣,穿裤衩时荆条做腰带。

大山爷爷是郑家疃大队最有威信、最亲切的老人。他不仅是生产队里最好的犁把式,扬场高手,而且是最有威信的调解员。东家婆媳不合、西家子女纷争,只要大山爷爷走一趟,不用说太多的话,准能烟消云散。

大山爷爷满是囊褶子的笑脸留在孩子们童年的记忆里,他的功德印在郑家疃大队社员们心里。他给孩子们的印象即严厉又亲切,屋后的大枣还没成熟的时候就有几个调皮的孩子偷偷地爬上去尝鲜。面对这些顽童,大山爷爷从来不吓唬他们,怕孩子掉下来摔着。他干咳几声,孩子们就悄悄地离开。收枣的时候,大山爷爷把全村的孩子们都叫来,每人一份,从不落下一个。

郑满堂的孙女瑞雪这几年长大了,不好意思再来领大山爷爷的红枣。大山爷爷每次收获了大枣都给她送去一份。他说,那丫头知好歹,心灵手巧招人疼!

大山爷爷收工回到石屋,先点上袋烟,狠抽一阵才去做饭。老人家的饭食很

简单：两把地瓜干半瓢山泉水，放在锅里烩熟了就是一顿饭。如果不是逢年过节，刀架在脖子上，大山爷爷也不舍得喝酒。两碗瓜干饭扒拉到肚子里，大山爷爷拿起蒲扇，提着马扎走出石屋，坐在门外的山石上乘凉。

圆圆的落日悬在西南角，眼看就要掉到山的那边。大山爷爷坐在门口，悠闲地吸着烟。看着山下稀稀拉拉的人家，看着各家各户升腾起的缕缕炊烟，看着漫山遍野果实泛黄的柿子树，看着顽皮的孩童爬上村头的板栗树，大山爷爷笑了，自言自语地说：“咱山里的孩子就是身手好，爬山攀树个个好样的！好小子！要是架梯子你能爬到天上去？”

大山爷爷石屋下方偏南几十米处是郑满堂孙子住的宅子。看上去两位宅子的距离不远，可是从那儿走过来要绕两三百米的小路！石屋后面，是凤凰山制高点龙泉峰。龙泉峰上长满了野山茶，那茶叶清热祛火，润喉利肝。当年小日本抢走了几棵，听说没栽活。他们派来守军，想长期霸占山上的茶叶树。八路军游击队攻过来，把日本鬼子给赶走了。当年，大山爷爷住的小石屋是战地指挥所。石屋东旁是一条山沟沟，山沟沟弯弯曲曲向南伸延，一直通向悠悠河。悠悠河水顺势东流，穿山越涧汇入沂河。

山沟沟东旁几百米处有一汪清泉，当地人称龙泉。龙泉前面有二亩平坦的开阔地，生产队里在那儿开辟了一片菜园。茂密的树林遮挡着，坐在小屋前看不见菜园的影子。

大山爷爷吸着旱烟，扇着蒲扇，看不够周围的风景。

这时候，太阳落到远山上，那红彤彤的圆被山一点一点地吞噬着，通往沂川县的道路变得明亮。看着落山的日头，想想自己，他真想把这凤凰山，龙泉峰，山沟沟，悠悠河全印在心里。

“看一眼少一眼喽！”大山爷爷自言自语地说。

“爷爷！”大山爷爷看着只剩了一半的落日，听见身后有人叫喊。他不回头也知道是满堂哥的孙女瑞雪来了，这声音太熟！

“雪啊！吃饭了？”

“没有！”

瑞雪说着走上坡，手里捧着两个煮熟的玉米，那玉米又鲜又嫩闪着金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姑娘十八九岁的样子，中等身材，留着两条长辫子；圆脸，肤色红润，细长眉，单眼皮，眼睛不大，透着水灵，眼角稍长，但很适中，鼻梁不高，挺直，嘴角露出单纯的笑，双腮现出甜美的酒窝，脸虽圆，下巴尖，看似一个倒挂的水滴。上身穿着碎花棉布短袖衫，下身是一条肥大的军裤，膝盖和臀部都磨褪了